

赵怀玉与苏州叶氏文化关系考论

蓝士英

(江苏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, 江苏 常州 213001)

【摘要】 文人成长过程中, 常得母族滋养。以“毗陵七子”之赵怀玉而言, 其母族叶氏, 为苏州望族, 代有闻人, 赵怀玉与母族来往密切, 获益良多, 尤其是文化修养的积累、文学风格的塑造、文学素材的提供, 乃至世事识见的提升, 与母族皆有渊源。而赵怀玉以其自身学识、才华, 对母族在家族形象塑造、历史书写、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, 又有所回馈。由此可见, 文人对于母族的文化传承方面, 或则起到完善补充之用; 对于母族的历史记忆方面, 则有不可忽视的文献支撑之用。

【关键词】 赵怀玉; 苏州叶氏; 文化关系

【中图分类号】 I206.2

【文献标识码】 A

【文章编号】 1001-4403(2016)06-0153-06

母族者, 汉班固《白虎通·宗族》云: “母族三者: 母之父母, 一族也; 母之昆弟, 二族也; 母昆弟子, 三族也。”^[1]¹⁴ 据此, 母族即指外祖父母、舅父及表兄弟等三代人。作为社会文化的传承者——文人, 其成长过程中, 往往也会受到母族的影响, 尤其是母族若为文化世家, 文人更是受惠良多, 而已有研究往往只注意母教对文人的影响, 提及母族较少; 或只注意到母族对文人的影响, 而少见提及文人对母族的文化回馈。事实上, 文人有学成之后, 其学识、才华往往又会对母族在家族形象塑造、历史书写、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有所回馈, 本文由此出发, 考察清代“毗陵七子”之赵怀玉与母族——苏州叶氏之文学关系, 以期抛砖引玉, 求正于大方之家。

一、世家望族: 母族苏州叶氏家族成员简考

赵怀玉(1747—1823), 字映川(或印川), 又字亿孙(或亿生), 号味辛等, 晚号收庵。名列“毗陵七子”, 工诗古文词, 清代著名文人, 为“毗陵诗派”中坚, 亦为“阳湖文派”先导。

怀玉母族苏州叶氏, 作为世家望族, 明朝万历年间家世大张: “六世祖初春, 明万历年间以给事中建言训储受廷杖, 赠光禄寺少卿, 家于是始大, 由洞庭山迁居郡城。”^[2] 文卷一六《奉政大夫封朝议大夫贵州大定府水城通判加同知衔叶府君墓表》, 下文简称《叶府君墓表》。怀玉对此当极为熟悉且为之自豪, 故不止一次提及, 如《先妣叶宜人墓志》云: “先宜人叶氏, 讳贞, 世居长洲之洞庭山, 后迁郡城, 名德科第相望。”^[2] 文卷一二《屈安人叶氏家传》亦云: “自莫厘峰迁居郡城, 世通显。”^[2] 文卷一四。怀玉所言并非虚誉, 叶氏确实代有闻人, 入清后首著者为叶燮, “二十五世燮, 字星期, 号已畦, 世称横山先生, 官江苏宝应县知县, 国史文苑列传, 所著《已畦文集》二十一卷、《诗集》十四卷、残余稿, 一卷、《原诗》四卷”^[3]³³³。怀玉外祖父叶士宽则为二十八世。

怀玉母族三代(外祖父母、舅父、表兄弟)据其有关诗文整理如下^①¹:

收稿日期: 2016-04-05

作者简介: 蓝士英(1971—), 女, 江苏灌云人, 江苏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, 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。

基金项目: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“赵怀玉文集整理与研究”(项目编号: 16ZWB003)、江苏理工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培育项目“苏南谱牒文献与家族文化传承研究”(项目编号: KYY16502)的阶段性成果。

三代而言，外祖为诗清逸、为官有守、重视教育、谨守书香；舅氏精擅书画、潜心学术；表兄弟家世通显而自奉俭约，如此种种，皆可见叶氏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二、母族滋养：文化修养·文学创作·世事识见

文人与母族之关系，首先是受惠母族，得母族滋养，这种滋养，既体现于物质方面，比如洪亮吉在其父亲去世后，随母亲依外家而居；更体现于文化方面，母教在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已不烦赘言，人所共知，以怀玉而言，也是如此，于母族获益良多。

怀玉与母族成员多有来往。有的以间接交往为多，比如外祖父叶士宽，于怀玉九岁时已去世，然因母教等因素，怀玉得闻外祖德行，故仍有不少诗文忆及其人，见出影响所在，典型例子如叶士宽丁父忧后不再入仕，怀玉亦复如此；直接来往中，密切的是伯舅叶树滋与仲舅叶树藩。与表兄弟也有不少来往，有的且持续到晚年。而怀玉之受教母族，濡染熏陶，得益良多。母族的影响，往往先通过母教予以传递。有清一代，母教盛行，对文化传承影响甚大，尤其是来自文化世家的女子，对于后代的影响往往更为丰富。由母亲联接外家，所起影响会涉及诸多侧面，这一点，在怀玉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。

首先是文化修养方面的熏陶。童蒙时期，母亲教怀玉以诗文，“夜从塾中出，必置诸膝上，教以诗文，且为训诂，必令上口而后已”^{〔8〕}乾隆二十一年条。及至母亲歿后多年，怀玉仍不忘母亲的教诲：“我幼母置膝，曾授赋二篇。时还口讽诵，宛若身流连。”^{〔2〕}诗卷三一《过黄州欲游赤壁不得怅然赋此》可见怀玉文化积累方面，母亲叶氏功不可没，故毛燧传《叶宜人墓志铭》云：“（宜人）性嗜学，尤勤于课子，兢兢以束礼让为务，曰：蒙以养正，不可不谨也。舍人以年少学行著名者，金曰由宜人始。”^{〔9〕}卷一八而叶氏之文化修养，正来自家学所传：“宜人榑柱中外，暇则述先世遗事为训，有余钱俾怀玉买书读之，曰学不可一日已也。昔兵备君有言：‘人或侮予，予不敢怨，则读书；人或卑予，予不敢耻，则读书。立身之资，学不可一日已也。’”^{〔2〕}文卷一二《先妣叶宜人事迹》文中所云“兵备君”，即怀玉外祖父叶士宽。

关于外祖父叶士宽，怀玉写有五古长诗《奉题外王父叶公士宽遗像四十韵》，其发端云：“国史循良传，如公合首标。清名唐蒋洸，儒行晋徐苗。扬历勤三事，恩施逮两朝。”^{〔2〕}诗卷五于中可见怀玉崇仰之情。全诗追述外祖生平，其能吏儒风、淡泊处世，确为怀玉楷模。外祖之言行风范，通过母教传示怀玉。外祖且有直接教诲，怀玉《奉题外王父叶公士宽遗像四十韵》一诗有云：“余时方稚齿，公喜顾垂髫。养正从蒙始，修仪戒俗浇。”句下有小注：“公每教怀玉习揖让之节。”^{〔2〕}诗卷五故怀玉相较于其时常郡才子，更为守礼，即洪亮吉云：“兀兀秉礼生，一岁值两暮。谁能善居丧，吾终望洵期时赵有世母及妻之丧。”^{〔10〕}316

怀玉曾珍藏传自外祖之物一长平镞，有《长平镞铭并序》云：

长平镞者，外祖副使宰定襄时所得也。乾隆丙寅，先祖官舍灾，吾母奁物悉付于火，独此镞存，以授怀玉……

长平镞，遗自谁？是秦是赵不可知。母昔为儿弧矢，期儿游四方。尝佩之镞乎，祇益入骨悲。儿今已为无母儿。^{〔2〕}文卷一一

怀玉珍藏此物，追念外祖，不忘母教，如张惠言为之作《长平镞箴》云：“赵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，母夫人幼而受之副使。往时其庐火，夫人嫁时物悉燬，而此镞独存。今夫人歿若干年，赵君出视，未尝不歔歔也。余既获观焉，又读赵君所自为铭，感其志，乃作箴曰：严严古镞，出自长平。昔在嬴赵，战争所营……无用而用，尊用者存也。匪童之诲，曰毫以为戒；匪今之謫，曰母训是勤。母言不更，敢告侍旁。”^{〔11〕}502 从外祖父到母亲再到怀玉，一枚铜镞，凝聚的文化记忆不绝如缕，源远流长。

两位舅氏，也在多方面对怀玉产生了影响，品书鉴画方面更为突出。

伯舅叶树滋，诗书画俱佳，“府君为诗清逸，书师李北海，画出入倪黄，兼工写生”^{〔2〕}文卷一六《叶府君墓表》。从怀玉现存诗歌来看，

伯舅叶树滋是为母族成员中首位出现者。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，怀玉有《伯舅官泸州数月，以事之夔，江行舟覆，飘流十余里，有松株逆水上，援之得免，诗以奉慰》诗，寄慰遭遇险境之伯舅。伯舅性格且对怀玉深有影响：“府君尝谓怀玉语云：‘外甥多似舅，汝赋性即酷似吾。’”^{[2] 文卷一六}

仲舅叶树藩先生，亦精擅书画，“居尝嗜法书名画，书出入唐宋，画登逸品，尤自珍惜。尝仿宋元诸名人作画册，不署款付装褫家，其素号鉴别者，以白金十五镒立购之去”^{[2] 文卷二〇《叶星卫先生哀辞并序》}。其绘画逼真宋元诸名人，足见水平之高。怀玉只比仲舅小七岁，母族成员中，怀玉与其来往最为频密。怀玉经常前往苏州，比如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，怀玉曾与叶树藩同咏拥书阁，有《拥书阁十咏与仲舅同作》^{[2] 诗卷二}诗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怀玉读书苏州穹窿山，叶树藩曾来访。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，怀玉在苏州度中秋，江浙大旱，民生艰难，两人又同困于功名，怀玉有《中秋吴门呈仲舅》^{[2] 诗卷五}诗，颇怀沉郁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，怀玉曾至吴门过访叶树藩，此亦两人永诀之期：“庚子春，余以献赋得官，过先生于迎春坊之里第，一见喜动颜色，置酒恣款，如是数日，谭必漏下四鼓，闻鸡声喔喔始罢去，孰知此为永诀之辰耶？”^{[2] 文卷二〇《叶星卫先生哀辞并序》}两人又曾同来往京师，比如，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十九岁的怀玉北上京城，落榜后与叶树藩结伴同归^{[8] 乾隆三十年条}；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，两人又结伴联舟北上，“渐觉朋交阔，惟余甥舅亲”^{[2] 诗卷一《待闻枣林遇林九潜林十澗》}，显示出两人之深厚情谊。在京期间，怀玉曾至叶树藩寓斋聚饮，两人客游在外，怀玉期待“看花伴侣莫相违”^{[2] 诗卷一《霜降前一夕饮仲舅寓斋》}。此年两人又买舟同返。

来往频密，怀玉多得舅氏教诲。比如怀玉少时书画，颇得舅氏指点：“少时每过外家，见两舅氏鉴别书画，孳孳不倦，亦得窃闻绪论。两舅氏于山水人物花鸟，无不兼及，而伯舅樗依先生尤以山水擅场，尝为余抚诸家法作一册，余戏仿之，颇邀称许，谓繇此致力，可以有成，岂知暴弃因循，一无表著，非独于画为然也。”^{[2] 文卷九《舅氏叶樗依先生画册书后》}两舅氏热衷鉴别书画，乐此不疲，伯舅且悉心指点，亲为示范，怀玉颇有兴致地进行模仿，后日虽于作画未有所成，而其品鉴之基，当赖此积淀。所以罗时进先生在讨论“舅权”对江南文学发展的影响时，也提及怀玉与舅父之间关系，“赵怀玉的两位舅父均是吴中名文人，在《舅氏叶樗依先生画册书后》中怀玉称其以文学知名而兼工山水。怀玉少时曾长时间读书生活于外家，其仲舅叶树藩稍长于怀玉，舅甥朝夕相处，次韵联吟，丹青书卷，案几议论间，熏染是不言而喻的”^{[12] 184}。

母族影响怀玉文化修养的积累，包括怀玉创作风格之形成，亦与母族大有关系。怀玉诗文风格雅洁其表，而气蕴其里，溯其渊源，其《先妣叶宜人事述》云：“怀玉数岁时，每置诸膝，授《左氏春秋传》《战国策》句读，嬉戏不令出中门，语或过误，必诘责之，故十龄未识衢市，鄙倍之言罔然不敢出诸口也。”^{[2] 文卷一二}于中不难见出童蒙影响之关键所在，母教有方，正为重要因素。而其母叶氏文学素养，正与家学有关。怀玉祖父叶士宽，诗文正以醇雅见称，如叶士宽手定之《居官必阅录》^{[13] 序}，文渊阁大学士海宁陈世倌序之云：“长洲叶筠洲，余庚子秋所得士，其所为诗古文渊雅醇茂。”福建巡抚潘思渠亦序之云：“君以孝廉起家，初受县令，历州牧、郡守，所至皆著循声，作为诗歌古文词，蕴藉醇雅，多可传者。”再以怀玉与母族对同尊杜诗一事为例：如沈德潜评叶士宽《上党》一诗云：“苍茫浑厚，胎源少陵。”^{[14] 427}而怀玉与之赋性酷似的伯舅，有《少陵诗意遗照》，怀玉题诗云：“勋业频看镜，行藏独倚楼，少陵江上诗常留。先生许身亦稷契，旷世而感精神投……”^{[15] 卷一}怀玉之诗，也具杜诗之风：“子美官卑，徒成诗史。后有良工，心可知也。”^{[2] 陆继辂序}由上可见，从外祖至怀玉，文学取向可谓一脉相承。

从文学启蒙到文化修养的积累、文学风格的塑造，怀玉均受惠母族。随着修养的积淀趋深，至创作的大有所成，包括文学素材的提供、启迪，母族之与怀玉，可谓不可忽视；而由母族遭际，刺激了怀玉的文学创作的产生，也促进了怀玉对时世的透视认识。

伯舅叶树滋之遭遇，让怀玉看透了官场之险恶。叶树滋为官廉惠，仕途中时遭打击报复：“尝忤上官意，檄送兵饷，至永昌军营，咸为危之”“会巡抚易任，忤其有能声，遽以此劾罢。”^{[2] 文卷一六《叶府君墓表》}伯舅遭际，使得怀玉对官场时有戒惕之心。早在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，怀玉只有二十一岁时，写有《伯舅官泸州数月……诗以奉慰》一诗，结尾即云：“君不见，叱驭人，但知有君忘有身；又不见，泛海者，吟啸无言镇朝野。从来宦海多风波，危机何必江与河。”^{[2] 诗卷一}怀玉尚未入仕，已对宦海有此清醒认识。二十年后，怀玉又有《送伯舅再游粤西》诗。诗中怀玉再次提及莫测之宦海：“半世宦情真似海，故园归计尚无山。”^{[2] 诗卷九}

仲舅叶树藩之遭遇，更让怀玉看清了时世之阴暗。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，怀玉“与仲舅联舟北上，嫉科场之以夤缘进也”^[8] 乾隆三十三年条，然而南北并无大异，两人依旧屡屡落第。叶树藩遭遇更惨，因科场舞弊，无辜受累：“方期生光辉，胡忽纳陷穽。深情本千古，失足竟俄顷。”^[2] 诗卷七《怀仲舅》最后，叶树藩于四十五岁惨死于戍所，而怀玉之母，“有气喘及咯血症，然不甚为患，及闻此，日涕泣谓怀玉曰：‘汝外祖生平宏奖士类，子孙乃以场屋事蒙其祸耶。’自是疾恒作”^[2] 文卷二〇《叶星卫先生哀辞并序》，在叶树藩去世七个月后，怀玉母亲辞世，成为怀玉心头永远的痛。叶树藩作为世家望族子弟，最终落得如此下场，无怪怀玉作《叶星卫先生哀辞并序》，是如此沉痛：“卒机发于陷穽兮，一失足而千秋。彼先泽之未沫兮，宜厥后之昌大。乃说土之余甘兮，反读书而贾祸。”读书反遭灾祸，岂不是文字狱变相的说法？

怀玉于“毗陵七子”中，识见之深，时人多为之叹服，如洪亮吉有云：“赵生怀玉之交岁逾十，持论英英辈难及。”^[16] 445 杨芳灿则云：“君乃北拒南连，左萦右拂。当万人之敌，车骑雍容；合九国之师，旌旗整暇。伟长在应刘之例，别有风裁；巨源居嵇阮之间，独推识度。”^[17] 234 究其缘由，母族在怀玉成长过程中，除了直接给予怀玉诸多助益之外；而怀玉在传承母族文化的同时，悉知母族由望族而衰败凋零之始末，由此对官场、对时世有了真切、深刻之认识，文学创作亦走向成熟，如前人所言：“盖由绩学博、积理深、更事多，始成通儒之文，不刻意期工而自工。晚年养痾乡闾，为江表耆献，风流文采，沾溉士林，非偶然也。”^[18] 500

三、回馈母族：文化传承·文学互动·历史记忆

怀玉本为高门子弟，家世通显，深厚的家学渊源、浓郁的家庭氛围，使得怀玉自年少时即开始舞文弄墨。怀玉自言：“余生长江南，为男子身，承累叶通显之后，天之所以待之者不可云薄矣。家世读书，少即从事铅槧。”^[15] 卷四《〈亦有生斋集〉自序》赵氏家族与叶氏家族深厚的文化资源的叠加，使得怀玉文化修养的积累，从小即能从较高的起点开始，“此种家教与夫君家的家教汇合，或互补或强化，形成家学传承的新推动力量。因而可将婚姻视为一种机制，既有生物性繁衍，也有文化的传承生发”^[19] 61-62。诚如此言，怀玉在文化修养、文学创作方面受惠母族，而又有传承生发，对母族有所回馈。

这种文化回馈，意味着文人与母族之关系，可能并非单纯授受，而是复杂多面。在长期交往中，一方面，母族尤其是作为文化世家之母族，文人赖其滋养成长，上述已以怀玉为例，做了具体阐释，类似的例子不甚枚举，怀玉如此，其他很多文人也是得自母族滋养；另一方面，文人自身的禀赋、努力，又可能使其个人发展出现“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”的状况，怀玉与叶氏如此，洪亮吉与蒋氏、宋翔凤与庄氏、刘逢禄与庄氏、龚自珍与段氏等亦是如此，则文人在发展过程中，完全可能回馈母族。

以怀玉而言，这种回馈的直接体现，是在怀玉与母族成员的交往中。比如怀玉与仲舅：“舅则往来南北，屡共舟车，每有所作，忘分相质，余或点窜，辄忻然从之。”^[8] 乾隆四十年条由上可知，怀玉在诗文创作中，指点伯舅，伯舅是欣然接受的。两舅氏以自身所长影响怀玉，且对怀玉殷切鼓励、抱持期望，怀玉虽自谦“一无表著”，如《又题樗依先生画》一诗中感慨：“尺幅珍来似吉光，远宗董巨近倪黄。自惭少负何甥目，曾弄丹青学渭阳。”^[2] 诗卷二五诗歌评价了伯舅的绘画渊源，并以“渭阳”一典抒发自己对舅氏的愧悔之情，怀玉也有传承发扬之处。得舅氏熏陶渐染，无形中提升了怀玉对绘画的品鉴能力；而怀玉之题画诗，也因之更具有独特的价值，如袁行云所言：怀玉《题舅氏叶先生树藩梅花水仙小帧有序》等诸多诗篇，“关系乾嘉文化艺术甚重，虽不能无疵，可覆瓿乎？李慈铭谓赵怀玉‘诗浅弱粗俗，全不足采’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，是以前序中自谦之词，作入室操戈之讥，非公论也”^[20] 1482。下面以《题舅氏叶先生树藩梅花水仙小帧有序》一诗为例略作分析：

舅氏工画而恒不署名，生平所作绝少，予仅得二幅，一为山水卷子，已邀同人题咏；一为此帧，装而弃之，未及题识，今舅氏没十三年矣，客窗检阅，为之泫然，因系小诗，俾有所考。时嘉庆初元九月。

能画不求名，有才乃无命。写生亦偶然，尺幅谁与并？疏疏落墨绝尘滓，补之彝斋今不死。罗浮美人洛浦妃，直欲招之来腕底。

寒窗一日三摩挲，花兮花兮奈汝何。人生难得颜长酩，春风那及秋风多。^{[2] 诗卷一五}

序文信息极为宝贵，由此可知叶树藩能画而不求名：所留画作本少，又总是不署姓名，怀玉得到两幅，郑重视之，一则邀请同人题咏，此举于播扬叶氏声名，大为有益；一则予以装裱，又在画主身故十三年后，题诗作识。诗歌高度评价其绘画水平，而又对其身世有深重感慨，尤其以“春风那及秋风多”一句作结，更是意味深长，非一般题画应酬之文可比。由此可知，比之从舅氏所受的文化滋养而言，怀玉对舅氏的文化回馈更有价值，不唯评价舅氏的绘画水平，更对舅氏的命运遭际有所评价辩诬，对于舅氏乃至叶氏家族声誉而言，均有重要意义。

再从怀玉与表兄弟的交游诗文来看，怀玉对母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。怀玉幼时，母亲教之以诗文，又经常以外家为例，教导怀玉，故怀玉熟谙外家掌故，能对外家子孙有所教导：“益以元符之请，谨摭生平，揭诸墓道之石，俾外家子孙，知世泽之来有自，期引伸于勿替尔。”^{[2] 文卷一六《叶府君墓表》}这种教导，又糅合了怀玉赵氏家族之遗风：怀玉族曾祖辈赵彪诏“尤喜述先世遗事，时出手泽示余，须眉苍然，勤恳之容，至今犹在目也”^{[2] 文卷一二《秋圃翁行状》}；赵彪诏曾谓怀玉“吾家读书种子几欲绝，后来者将以属子”^{[2] 文卷一二《秋圃翁行状》}。正是有赖于祖父辈之言传身教，怀玉才会“时时以继恭毅公之志为志”^{[2] 文卷七《先大父年谱续稿书后》}，而对赵氏后辈也以此要求，希望其能“致身涂自广，努力绍家声”^{[2] 诗卷二五《舍侄学彭以费为丞，今将入都，诗以志别》}。怀玉对外家子弟亦有如此期望，如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所作《为叶表弟元谟题舅氏涵峰先生画》：“着墨无多润亦苍，后人珍重抵琳琅。”^{[2] 诗卷二五}希望表弟珍重先人手泽，正是以为其中藏蕴家族精神。再如怀玉题《叶表弟小方砚铭》一文：“而体之方，而用之刚。而研磨之，既期以复乎，初质之良也。”^{[2] 文卷一一}此与怀玉曾祖辈及母亲对怀玉的教诲，岂非一脉相承？此种文化传承更有具体的功能所在，“家族承续性远不是一个为建立权威的空洞象征。通过一代一代传递适当的文化方向，一个家族步入士绅传统的更好办法就是，训练它的年轻人去学习和磨炼既能成功地在中央为官，也能在地方维持地位的基本技能。因此，文化应该被看做是提供了一种活动技能”^{[21] 145}。这种技能的授受作为文人与母族之间的文化互动，对于彼此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。

文人对于母族的回馈除了上述直接交往中有所体现外，还会间接表现在诗文之中。其所留涉及母族之诗文，为母族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记忆，此亦为对母族极其重要的回馈。以怀玉而言，如果不是这种回馈，叶氏家族尤其是某些经历特殊的成员，其文化贡献可能将湮没在历史长河中。比如怀玉哀悼仲舅云：“知之审者，实莫如余，痛其以罪摈废，不敢复具状闻于当世。谨述所知，系之哀辞，俾刻诸墓。后之葺家乘者庶有所采焉。”^{[2] 文卷二〇《叶星卫先生哀辞并序》}怀玉痛心仲舅的遭遇，其人获罪之后，谪戍河南，惨死异地，怀玉言“不敢复具状闻于当世”，足见其时社会之高压，非怀玉此文，一代选学家之命运沉浮后人断难知晓，如范志新先生曾读怀玉此文后，于《清代选学家叶树藩考》一文中深有感慨：“树藩为人宅心厚忠，外甥中举，喜动颜色；敦亲睦族，心追庄范。岂知歿后，世态炎凉，《族谱》摒废，子息不采，遑论《哀辞》？”^{[6] 214}

怀玉另有《亦有生斋集》文卷十六《奉政大夫封朝议大夫贵州大定府水城通判加同知衔叶府君墓表》记伯舅生平、文卷十三《河南卫辉府知府叶君家传》记表弟生平、文卷十四《屈安人叶氏家传》记表妹生平，三篇文章皆对叶氏家族史有或详或略之记载。怀玉另外尚有部分或写及母族盛衰之变、或写及母族成员命运遭际、或写及母族成员文艺才华等方面的诗文，成为叶氏家族史的重要内容，为其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记忆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做出总结，文人与母族关系、母教对文人影响等问题已引起学界较多关注，本文所述，庶几为补充之用：从怀玉一例可看出，母教应该考虑为母族之教，怀玉即是接受了外祖、母亲及两位舅氏的教诲；母族之教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，从文学启蒙到文化修养的积累、文学风格的塑造乃至思想识见的提升，甚至性格的潜移默化，都有可能是其中之义。而本文更想强调的是，文人与母族的关系中，还有文化回馈的一面，文人在与母族的文化互动中，对于母族的文化遗产以及书写母族历史记忆方面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，这种作用，对于母族的文化传承方面，有时可能是一种完善补充；对于母族的历史记忆方面，有时还可能因为是稀有记载而成为重要证明。对于这种文化回馈的价值与意义，其对文人个体乃至地域文化的融合、交流等诸多方面，也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。

参考文献

-
- [1] 王先谦. 尚书孔传参正 [M]. 何晋, 点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1.
- [2] 赵怀玉. 亦有生斋集 [M] // 清代诗文集汇编: 第419 册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0.
- [3] 叶德辉. 叶德辉文集 [M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
- [4] 彭启丰. 芝庭先生集 [M] // 清代诗文集汇编: 第296 册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0.
- [5] 张之洞.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 [M]. 范希曾, 补正, 孙文焕, 增订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1.
- [6] 范志新. 清代选学家叶树藩考 [J]. 文献, 2004, (4).
- [7] 吴仁安. 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 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.
- [8] 赵怀玉. 收庵居士自叙年谱略 [M]. 北京: 北京古籍出版社, 1991.
- [9] 赵熙文, 等. 观庄赵氏支谱 [M]. 清光绪二年刻本.
- [10] 洪亮吉. 附鲇轩诗 [M] // 清代诗文集汇编: 第413 册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0.
- [11] 张惠言. 茗柯文初编 [M] // 续修四库全书: 第1488 册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.
- [12] 罗时进. 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“舅权”影响 [J]. 江海学刊, 2011, (5).
- [13] 高曜. 居官必阅录 [M]. 叶士宽, 增删. 清乾隆间刻本.
- [14] 沈德潜. 清诗别裁集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5.
- [15] 赵怀玉. 亦有生斋续集 [M] // 清代诗文集汇编: 第420 册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0.
- [16] 洪亮吉. 卷施阁集 [M] // 续修四库全书: 第1467 册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.
- [17] 杨芳灿. 芙蓉山馆全集 [M] // 续修四库全书: 第1477 册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.
- [18]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.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(稿本): 第10 册 [M]. 济南: 齐鲁书社, 1996.
- [19] 徐雁平. 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 [M]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2.
- [20] 袁行云. 清人诗集叙录 [M].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1994.
- [21] 许纪霖. 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[M].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7.